

書叢小俗通識常民國

章銘王

城縣滕戰血

著編溪昌楊



行印社版出書圖民國

226
1237.96
95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楊昌溪編著



3 2173 0260 7

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

國立編譯館

說明：

(一)本書文字儘量通俗，在「俗」中亦寓「典雅」之意。雖用民衆習用之「語彙」「辭彙」，但力避民衆慣用之別字。並在可能範圍內，注入新思想與新辭。語尾用韻，取其自然，多以西南及西北各省流行者爲主，腰韻亦如之。

(二)本書可作金錢板、蓮花落、唱書、說書、鼓書、平話、形式之正本，在應用時因有簡單工具，及板眼節拍之配襯，自較文字上更有趣味。如各隨其方言與對象，而加以地方性之渲染烘托，更爲有趣。

(三)本書爲擬適用於如上各種形式之宣傳，故詞句亦採錯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說明

二

綜方式，或用對句，或用聯珠句，或作長短句，或用疊字句，旨在捨其短而取其長，不僅在文字上較為活潑，而在應用時亦較有力。

(四)本書寫法：初用內戰時之川軍作冒起，次導入國防線上之川軍，藉以烘托王銘章滕縣殉難之難能可貴。繼進由滕縣血戰促成之台兒莊大捷，更足形其滕縣血戰之重要性。後段指示，紀念王銘章須服從領袖，全民精神總動員，各在其本身崗位努力，本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之訓示，完成最後勝利，俾使王銘章之紀念不至空洞，如此始有積極意義。此係作者之苦心，惟係倉卒草成，諸多不盡之處，請為指正，惟在大局及段落上請勿變改，詞句則可修改。

王銘章 血戰滕縣城

各位同胞請雅靜，

聽我愚下說書文。

一不說孫二娘開黑店，

二不說武松打虎上梁山；

三不說蔣仁貴吃飯一碗要敬幾大碗，

——篇王銘章血戰在滕縣。

此書共分幾大段，

裡頭一二說與衆位散心閑。

x

x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三

國民政府現刻重慶把陪都建，

一面抗戰，一面建國不怕有甚艱難。

我們抱定了長期抗戰，

準備把日本要拖乾。

四川 是一個好地面，

天府之國名不虛傳。

可惜民國以來天天鬧內戰，

前十幾年真是鬧得黑氣冲天。

一批軍人只曉得爭權、爭利、爭地盤，

老百姓弄得來只有喊皇天。

蘆溝橋炮火把他們醒轉，

大家齊把槍口向外邊。

中央政府傳下了一枝冷箭，
要調川軍到前線。

一調就是二三十萬，

人人摩拳擦掌，已不得個個爭先。

東戰場楊森將軍在陳家行、大場、碰到了硬戰，
飛機、大砲、坦克車、簡直不在眼。

一團一團的向前幹，

誰敢臨陣逃脫就是「不要臉」。

衝鋒喊殺驚硬胆，

兩三師人只剩一二千。

漢奸賣了國防封鎖線，

敵寇抄到了江陰太湖邊。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四

大砲轟我江陰砲台重要點，

陸軍又把我們四面圍。

江陰泗安兩地齊失陷，

日軍的機械化部隊又朝廣德竄。

川軍桂軍並肩來作戰，

不夠本錢不回還。

新武器打得好兇險，

郭師長的腳桿都打穿，

饒國華師長廣德殉了難，

士兵人人氣冲天。

一齊衝鋒往前幹，

馬上就把廣德泗水奪回還。

聽說川軍只會打內戰？

打國仗沒有那個不喜歡！

接下東戰場且慢談，

讓我再把北戰場上的王銘章表一番。

×

×

×

王將軍本是川省一員勇將，

畢業是在陸軍軍官學堂。

平生崇拜的是文武雙全的岳武穆，

做軍人要像他不要錢、不要命、只知道精忠把國報，

做軍人也要有佛家的慈悲心腸，

沒有道貌的亂殺人、害人總是要遭殃。

在軍中常帶着岳飛佛祖像，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五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六

叫兵士要效法他們沒要遺忘；

在軍中總愛手持佛珠口唸阿彌陀，

身上都常常又掛着手槍指揮刀。

他平素教育兵士很有方，

大家都把他當成一個笑瞇瞇的佛和尚。

他的身體雖是有點兒胖，

走路却是比兵士的腳桿長。

打戰伙總是「身先士卒」在前方，

不像那些怕死官兒，只曉得在後陣唱幫腔。

記得那年成都田劉二軍打巷戰，

王師長在皇城內煤山督戰比人強。

爾軍衝殺如虎狼，

迫擊砲變成了連珠槍。

兩旁隨從人員齊炸光，

王師長神色不變誓死要抵抗。

個個誇說好個王師長，

鉄打的英雄天下無雙！

×

王師長並不是單會打「內戰」，

×

「國戰」更比「內戰」強。

出川殺敵人人尊仰，

部下兵士個個比人強。

那些兵在四川不知道打了幾次冤枉仗？

替人家爭權、爭地盤、不過得到幾元錢獎賞！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八

別人叫他銜銖砍殺他就遵命不抗，

他們只知道服從命令、好本事就是打仗。

提起出川殺敵打國仗，

好比三年沒有打牙祭吃雞湯；

有人說日本鬼的飛機、大砲、坦克、兇得很，

他會向你說，「老子」空手搶圓一隻機關槍。

他們在山西省與日兵打了一仗，

取轉了平遙歷史光。

因為他王銘章作戰有胆量，

指揮兵士很有方；

隔遠了空襲子彈、一槍也不放，

搖擺了只看見手榴彈紛飛、大刀冒紅光。

我們領袖 委員長，

特意調他到北戰場。

把他從山西調在津浦鐵路線上，

坐鎮山東滕縣控制北方。

那時日寇正在得意正瘋狂，

打算一鼓作氣打勝仗；

南方沒有辦法朝上打，

心慾奪取徐州，打通津浦路好逼北方，

日本鬼的心眼好似簸箕大，

侵略計劃早已打停當。

一面要打一面又用他的軟圈套，

暗中收買漢奸作爪牙。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北方有些軍人真可笑，

山東省的韓復榘一面打戰、一面又偷着通商量。

×

×

×

韓復榘那個傢伙真渾蛋，

枉自當了司令官。

幾年來就與日本人偷偷訂條約，

心想日本人發慈悲把那山東來保障；

日本兵到了山東界，

他還在做夢想偷安。

馮副委員長跟他幾個電，

叫他明白表示好與日本兵戎相見；

誰知他不愛中國、不顧主官的舊情面，

他硬假裝鎮靜悶着不照開。

日本早把南京佔，

好像他沒有聽見一般。

日本要打通津浦路線，

好像這筆事兒與他沒有關。

日本已經進攻山東省內的膠濟鐵路線？

他還假裝不知、死死守着濟南。

當指揮就該要獨當一面，

幹不來，胆子小，應該早下山；

況且他的部下只有十幾萬，

未必個個盡是怕死兒郎？

日本把我們的青島佔，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三三

他還在做夢想把山東保平安。

日本兵渡過了黃河南岸，

準備進佔我們的濟南；

沒有一次激烈戰，

沒有飛機飛滿天；

韓復榘真是耗子胆，

未奉命令溜之焉。

這時他才曉得受了騙，

保全山東的私人條件上不了算；

明明上當條也晚，

早知抵抗，總也還要熬戰幾天。

韓復榘真是好不討體面，

厚起臉皮溜到河南。

到河南去把委員長見。

打敗仗的理由說了一大篇。

委座下令開軍法庭來審判。

不抵抗的罪狀大如天。

一砲送他到陰司去當司令官。

×

×

濟南失陷了沒有阻擋。

日本人真是沾了韓復榘的大光。

打通津浦鐵路的計劃有了希望。

眼看徐州就要危亡。

徐州失了抗戰要受大影響。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一四

蚌埠正陽關都要「掃光」。

韓復榘的不戰而退真混賬，

怎不給日本鬼一個下馬槍？

調兵遣將都來不上，

正好關來了王銘章。

幾千里行軍真辛苦，

兩隻腳的汽車還要背「包袱」。

兵士一個個都摩拳擦掌，

肩背着四川土造五十夾板槍。

三十下就有一半打不響。

他們只有用這種壞傢伙去答復敵人的機關槍。

大刀磨得亮晃晃。

紅綾穗子吊起有二尺長；
地瓜樣的手榴彈吊在胸膛上，
四川葉子煙，辣椒腰間裝。
行軍走累了全沒有思想，
只知道抗戰殺敵爲國爭榮光。
日兵一來就開仗，
一個來要殺他一雙。
巴蜀健兒沒有怕死偷生漢，
個個都願死沙場。
日兵聞名不敢來上當，
打通津浦路線想盡了方。
暗地裏調兵又遣將，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二六

總想突破滕縣，消滅王銘章。

×

天

天

停下王銘章一極容慢表，

表一表他的軍長孫德操。

文武全才孫軍長，

忠勇雙全蓋過當年關雲長。

在山西省平定一帶打過仗，

奉命又到山東南部來填防。

保衛徐州就是鞏固大武漢，

孫軍長全軍開到了最前方。

在山東兩下店打了一仗，

小有損傷當不了喝湯。

幫下店的猛烈反攻只算是第二仗，

他把敵人嚴密包圍真像鉄桶一樣。

敵人圍困核心作了慌，

忙把大砲集中火力來猛轟；

天上飛機一隊一隊的來助戰，

一心要把我軍陣地炸個光。

我方兵士雖然死得慘，

大家殺敵心切，前仆從繼個個爭先。

後來又用騎兵繞道迂迴進襲鬼子的鄒縣，

交通斷絕，寇兵截成了好幾大段；

寇兵好像熱鍋上的螞蟻，

層層包圍，真弄得狼狽不堪。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二八

新來的川軍在兩下店把大功建，

敵軍死傷重大，才認識了川軍作戰勇敢。

這一下惱了日本司令官，

命令全線總攻決心要把滕縣佔。

津浦北段調來了大批兵，

決心先把滕縣外圍的界河、黃山、香城佔；

好像用刀把一個人的脚手宰，

滕縣就是個鉄打城池也守不了幾天。

日兵慣用兩翼包抄迂迴戰，

一鼓作氣就想把滕縣來吃乾；

前線的川軍雖然只有三五千，

兵來兵擋迎頭痛擊沒有價錢還。

血戰了兩日山河震撼，

界河前線沒有動搖一點點。

日兵拚他榴彈衆多不值錢，

排砲晝夜快放不停留。

龍山各處陣地都被日兵砲火打破，

英勇兵士不知死了許許多多。

敵兵死了有添補，

可憐我們死了一個就少一個。

敵人調來了大批生力軍，

瘋狂的寇軍只是包抄，迂迴向前奔。

敵人用機械來打仗運兵，

我們的隊伍只靠了兩隻腳的汽車一步一步向前行。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110

日兵的機械化部隊來勢真有勁，
一夜就追到了滕縣城。

×

×

×

孫軍長這時馬上傳將令，
吩咐師旅砲團營，
各人的傢伙準備要齊整，
件件帶全不得留停。
我們有槍有刀更有手榴彈，
有了決心那怕他的機械兵？
倘若這回打勝仗，
包你個個把獎領。
滕縣是津浦線北段重要據點，

援軍未到，後方虛得很，

滕縣掉了，不打緊，

眼看徐州就守不成。

大家要抱犧牲衛國大決心，

不怕敵人飛機、大炮、機械軍。

命令銘章王師長，

率領副師長祝梯青，

忠心耿耿保國土，

帶兵死守滕縣等救兵。

滕縣失掉了，沒有人情講，

槍斃事小，千古罵名洗不清。

王師長接命令，不敢遲慢，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三三

急忙命令部下旅團營。

本師奉命守滕縣，

責任重大個個要齊心。

我若偷生怕死你們槍斃我，

那個不奉命令後退，我就不饒情；

前線拚命要苦戰，

不許那個怕死的狗東西往後奔。

三五日湯軍長的救兵就要到，

就是要死也要熬這三五天。

兵不在多只要精，

我這二三千弟兄，真要當別個的隊伍兩三萬。

守城不夠還有警察保安隊，

全體壯丁也可以上城牆。

因爲孫軍長王師長隊伍的軍紀好，

老百姓愛戴川軍就像老鄉。

韓復榘早年在山東恐怕老百姓反叛。

專以壓迫人民爲能事，深怕他們動了員。

王銘章將軍看到了這一點：

軍民不合作，最後勝利是比上天還要難。

不准士兵佔吃霸賒，

一切貨物都要公平買賣。

要打日本就要民衆齊動員。

有刀出刀，有槍出槍，大家站在一條戰線；

有武力的民衆心中快暢，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二四

大家都說王師長就是他們的「靠山」。

王銘章派人到城內鄉下去宣傳，

萎靡不振的老百姓現在都動了員。

更有兩個滕縣城內七十歲的紳士黃馥堂，柳厚山。

他們也奮身出來，跟着軍隊的政工人員到鄉下去宣傳。

滕縣的青年也紛紛起來幹，

加入滕縣救亡委員會去作宣傳員。

黃老進士還作了一首詩：

他說「川軍將帥皆韓岳，豈有神州竟陸沉？」

孫軍長王銘章的隊伍處處受歡迎，

老百姓沿途殺豬宰羊，送棉鞋，還爲他們烤大餅。

王長師常向士兵講：

「軍民合作」就是最後大勝利！
吃老百姓的東西就要爲國爲民去犧牲！

×

×

×

接下王師長守城且慢談，

回書再說進攻的日本兵師團。

北方的城池堅固比四川差得遠，

許多的城牆簡直就是泥土築的土牆，

不幸遇着落大雨，

城牆淋壞了真個不像樣；

有些是泥土夾着大石頭，

矮小破爛還當不了有錢人的火磚圍牆。

這樣的城牆怎樣好作戰？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二三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三六

就是抵抗土匪也還嫌牠矮小破爛不完全！

敵人拚他兵衆，砲大，飛機多，

從東北方面不斷把滕縣攻。

幾師團日兵把滕縣包圍上，

飛機大砲又夾機關槍。

敵人在城外佔了一個高地心歡暢，

望遠鏡照見了滕縣城內喜洋洋；

大砲架在城外高處對準城內放，

飛機一天到晚轟炸狂。

東門外的血戰真激烈得像個樣，

幸虧有個身經百戰的嚴營長。

一營人血戰、苦戰、彼此衝鋒了十幾趟，

上起刺刀肉搏半天，弟兄們都死光。

日兵幾次想衝進城都上了當，

冒了火才架起排砲轟城牆。

砲彈飛來好像雨點一樣，

城牆上守兵沉着應戰心頭不慌。

大砲彈落在城牆上，

破片紛紛飛四方。

碰着破片沒有情面講，

就是鉄打金剛也要見閻王。

大砲轟了九天九夜好不兇險，

任何人碰到這種火線也要作慌。

那一位守城的周同周縣長，

生銘章血戰滕縣城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二八

熬不住悄悄跳城牆。

四圍牆都被砲打壞，

日兵幾次衝進來都被殺光。

敵人的砲多飛機強，

死一個接着又來好幾雙。

我軍雄糾糾的站在破爛城牆缺口上，

把手榴彈對付敵人的機關槍；

隔近了丟下長槍用大刀，

一刀一個好像切西瓜。

最後數人冒了火，

一分鐘大砲快放有十幾響；

飛機又丟燃燒彈，

滕縣城內遍處見火光。

砲彈如雨硫磺彈煙雲滿天，

忙煞了守城衆兵官：

顧了救火又顧不了搶堵大砲打壞了的大缺口，
回頭來又要格殺衝進城來的敵寇。

x

x

x

敵兵天天都在打主意把城進，

滕縣的戰事真是危急到了萬分。

湯軍長的救兵沒有到，

滕縣週圍友軍沒有了槍聲。

王將軍求援的電報去了十幾通，

縣軍長的兵少調不動；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只有個電叫死守，

上報國家下報 委員長的知遇隆。

城外苦戰的川軍師長陳靜珊，

傷亡太多，沒法補充，只有大家併力守滕縣。

十六日早晨來了日兵一兩萬。

一鼓氣就衝到了滕縣的東關。

陳師長連忙與王將軍商量一番，

請他一人帶兵守城陳師長出西關去開火綫。

陳師長的部下打光了只剩特務手槍兵一連，

兩連人出其不意衝出了西關；

不料才出西門四里多遠，

就碰着了大隊敵軍來增援；

他們猛衝了幾次，雖把敵人追到了鐵路線，敵多我少，沒有辦法把他們來聚殲；

敵人埋伏的鐵甲車張了眼，

機關槍、鋼砲子彈就像落雨點；

火力旺盛我軍死傷衆，

兩連人死傷了只剩二三十個。

城外沒有阻擋正好長驅而入，

小小孤城看看就要陷入敵手。

增援的生力軍沒有到，

向孫軍長請救兵的電報也打不通。

殺不盡的寇兵衝進了滕縣城，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三二

佔據了城牆南機關槍掃射我軍。

城內的川軍三千死傷重，

誓死苦戰誓死不服。

敵我兩軍在城中起了巷戰，

英勇的受傷弟兄口中還在把「殺敵」喊。

幾千里外爲國犧牲，

一個個都是心甘情願。

主師長指揮巷戰站在街口上，

肚皮上挨了幾砲「不倒裝」。

士兵勸他退下去休養，

他反罵士兵出言狂，

尺寸土地不肯讓，

誓與滕縣共存亡。

指揮殺敵如舊樣，

傷重氣絕大呼「中國不會亡」。

可惜一員英勇將，

爲國犧牲死沙場。

還有重傷官兵三百名，

敵兵來了退不出城；

他們不願作一個半生不死的俘虜，

就在黃泉路上也要與王師長一路行；

大家拿出手榴彈來齊爆炸，

這種驚天動地的壯烈死難，誰也沒有聽過！

還有滕縣城內的零星部隊五六百，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王師長死了，沒人指揮，還是與敵人巷戰不絕；
打到晚間才且戰且退，

那衝出重圍的三三百人真是了不得！

這就叫「一人、一槍、一彈、都要打倒底」，
有了這種精神中國不會亡！

x

x

x

這回王銘章死守在滕縣，

阻擋敵兵足足有三天；

王師長一個人雖說殉了難，

三天內在徐州台兒莊一帶佈置好了大圈圍。

王師長守滕的任務就在「阻敵南下」這一點，

這個任務真是難上難。

王銘章殉難消息傳出後不只是全國痛傷，
個個稱贊好英雄，人人都尊仰；

有的說四川軍人慣會打硬仗，

有的說中國軍人個個都應效法王銘章。

國民政府下了一遵令，

追封上將好光榮。

尸首搬回四川來安葬，

委員長在漢口祭奠都哭了一場；

親題四字真漂亮，

斗大四字「民族之光」。

棺材過漢口一直面上，

沿途民衆看見也感傷；

歡迎歡送在車站碼頭上，

祭奠酒醴、錢紙、臘燭、香。

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老少少，珠淚長淌，

朝朝暮暮、時時刻刻都在追念王銘章。

成都爲他治喪開公祭，

祭堂中懸掛武裝遺像好堂皇。

各機關官長紳士來祭吊，

幾千人公祭好光榮。

大家又在成都公園替他造銅像，

千秋萬載姓名香；

不怕韓復榘生前的官兒大，

罵名千載那點及得上王銘章？

大家紀念他又開辦了一所銘章中學堂，
要替中國教育出千萬個王銘章！

好男兒都該像這樣，

長留歷史享榮光。

人生不怕三十、四十把命喪，

只怕與草木同朽枉在世上走一場，

虛生一世才冤枉。

倒不如犧牲爲國把名揚！

北戰場全靠滕縣這一擋，

不然台兒莊那會打勝仗？

如果沒有王銘章死守滕縣把他擋，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一鼓氣就會把徐州乘掃光。

韓復榘自認聰明會算賬，

誰知天網恢恢，罪不容誅，難逃軍法的裁判？

到而今只落得罵名千載，

反不如王將軍萬古抱名揚。

這不是憑下吹牛皮來唱高調，

恭祝各位同胞做個銘章王主將！

王銘章血戰滕縣是前一段，

後書再把台兒莊大捷，最後勝利表一番。

台兒莊論地位本在山東省南邊上，

地勢重要非比尋常。

日軍在津浦線上逞兇狂，
在滕縣饒倖打了個小勝仗；
歡喜得心頭發了狂，
急忙調兵又遣將，
妄想進佔我們台兒莊。
心想乘機打一網，
誰知這回才上了當。
我們參謀白總長，
坐鎮徐州指揮北方；
人人稱他是小諸葛亮，
計劃指揮比人強。
在峯兒莊安下了天羅和地網，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四〇

專等日本人來鑽牛角尖。
程潛將軍也帶兵朝北上，
幫忙計劃反攻治兒莊。

程潛本是中央一員名將，

部下士兵很多是老鄉。

白總長歡迎在車站上，

握手相見話衷腸。

一車到功成，開言講，

相視而笑同主張。

計劃週密調兵又遣將，

幾員著名戰將調到了前方，

大小三軍真像餓了的老虎一樣，

個個都要打牙祭逞豪強。

命令一下齊殺上，

大刀閃出亮紅光。

我們領袖委員長，

這回也親身冒險到前方；

日本人個個都賊腦壳脹，

師團長都賊上了中國人的大當。

台兒莊這回才把傢伙亮給日本望，

機械化部隊頭次上戰場，

新式坦克車齊衝上，

日本兵見了心頭慌，

忙令大隊坦克車來抵擋，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四二

誰知舊傢伙一砲一架，不夠上場。

英勇的好漢沒有把坦克車看上眼，

手溜彈對它的窗眼砰、砰、砰、響。

一個個手提大刀，腰纏手溜彈，

吼一聲衝鋒，大家不顧性命向前衝、砍、殺；

把礮谷板垣兩師團的日兵，

真殺得個流水、落花。

這一回打死他兩萬以上？

檢到他幾百尊大砲幾千支槍；

開不動的烏龜坦克車檢得了好多輛，

破爛不堪走不動，士兵走過只得譏笑一場。

大砲口徑四寸以上，

一尊一尊都有三四丈長，
勝利品搬到後方開船裝，
老百姓看了個個喜洋洋。
日本皇軍這回太現慘象，
跪在地下願繳槍，
滿心想在中國處處打勝仗，
誰料丟臉，上當就在台兒莊。
可嘆日本的幾萬兵和將，
通通打得一抹光。
這回我中國不叫打勝仗，
多少給他嘗點辣子湯。
委員長 當日在電台曾把話講：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四四

打勝仗莫驕傲，打敗了也要把氣喪。」

最後勝利全靠長期抵抗，
補充、接濟、全靠在後方。

×

×

×

唱完一段又一段，

再把最後勝利表詳端。

單論滕縣那一仗，

誰不說王銘章是一條好漢？

提到山東省怎麼捧得那樣快？

誰也會罵韓復榘是個狗王八！

滕縣如果三五天都熬不止，

不只是台兒莊打不了一個大勝仗，

恐怕徐州真會被日本一掃光。

到後來徐州、武漢、廣州、雖說都失掉，地方先掉了我們還是越打越堅強！

大家都曉得長期抗戰早已開展，

要怎樣才算是中國好兒男？

要怎樣才算是抗戰勝利點？

許多人還是胡胡塗塗像酒漢！

諸位聽我好有一比，

中國好比船兒在過險灘。

有等人總說國家事有領袖、委員、長管，用不着我們老百姓七嘴八舌亂翻翻。

諸位要知領袖、好比梢公在把水路看，

諸位同胞好比船夫把燒燬。

大家都要努力用勁幹，

大家都要同心協力，共扶船兒過險灘。

划的划橈圓

撐的撐篙桿，

塞的塞漏眼，

補的補船舷。

幫幫忙忙把船划攏岸，

全船人的生命財產才得安全。

遇險灘譬如我們抗戰，

不努力船兒就要翻，

船上不准有人光吃飯、吹牛、不把工作幹，

也不准那個扯皮、打架、鬧黨派。

大家若不努力同心幹。

一船人的生命財產難保全。

現在抗戰到了第三期的新階段。

爭勝利要靠我們全國精神總動員。

抗戰到了五六年。

最後勝利的條件還不算完全。

大家屈起指姆仔細算一算。

究竟那些條件不全，那些還要添？

你要知道中日兩國開國戰。

這是我們民族存亡的生死關。

不比往年四川軍閥打內戰。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也不像往年中央大兵討叛將。

救國家要靠全國同胞努力幹，

不要做夢裝聾賣啞全不在心眼。

是可嘆有些不懂事的同胞還在鬧意見，

有些同胞簡直是在賣祖先；

有些自作聰明又在肚子裏懷私見，

有些不知國家危亡還在酒地花天；

有些只知吃咖啡、坐茶館，

全不想那些寧費時、費事，又費錢；

有些「老槍」還在偷着吃大煙，

全不想病國病民、捉着槍斃喪黃泉；

有些只曉得天天打紙牌、麻將搓幾圈，

不賒錢就覺得心中有點不汀然；
有些只曉得上館子吃鷄、吃魚、吃西餐，
國家事那裏幹了一點點？

這等人的生活真可嘆，

一天吃了飯只會造謠、造孽、造謠言。

不說誰家的酒好、菜好、老婆又好看，

竊說那些貨要漲、那路打敗仗、法幣不值錢。

這等人真是多得來有點討厭，

他們的精神、物質那兒動了員？

可笑有一等愚蠢癡迷漢，

朝山拜佛去求仙；

丟下活菩薩的好事不努力幹，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五

那知泥塑木雕有甚麼靈驗？

勸他當兵他不幹，

千方百計往外方逃竄；

你說壯丁抽籤他不願，

提到到前方打戰等於挖了他的祖墳山！

甘願出銀子送給別人幹，

自己躲在後方嫖、賭、煙、酒、鴉片煙。

這等人雖說壞，還沒有到極點，

後來緊防賣國求榮當漢奸。

社會上還有多少壞習慣，

提倡新生活來革也革不完；

若不設法來改正，

人格、國格看看就要保不全。

委員長 從前在重慶電台廣播講演，提倡全體國民精神總動員。

勉勵同胞努力抗戰，

不管前方、後方、一齊都要大動員；

大家起來報仇和雪恨，

不收復失地枉爲一世人；

爲國盡忠，爲民族把孝盡，

像這樣才算是天地間完人。

大家要向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大目標來前進，團結精神，打退敵人。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五二

前方將士在流血、拚命，

後方民衆，大家要當後援作後盾；

後方精神興奮，前方士氣才旺盛，

不要槍砲、都要把日本鬼嚇掉三魂。

這就叫做抗戰中的「精神戰」，

精神的力量更比武器兇千般；

這也就叫國民精神總動員，

精神勝過武器、人力、百倍、千倍、好幾萬。

好與日本把總賬一齊算，

幾十年的國恥要洗得一淨二乾。

最後勝利快實現，

希望同胞齊動員！

目下日本又蠢動在各戰場，

中國不救就要亡。

倘若亡國真慘象，

大家性命活不長。

倘若五千年的中國真成了猶太、印度那一樣，

有錢、有勢也沾不了日本鬼一點光！

我們中國有個領袖 委員長，

思想、主義、本寧、件件都比我強。

賽過三國諸葛亮，

鞠躬盡瘁、抗戰建國計劃長。

人人都要服從 委員長，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五三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五四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緊記上，
團結不怕緊，動員不怕嚴，
協力同心打東洋。

士、農、工、商都要站在自己崗位上，
努力生產、節省消費、補助前方。
有錢出錢齊來把公債、儲金券搶，
誰個買得多就是愛國兒郎！

有力出力去把義勇壯丁當，
三五年立功就會賽過王銘章。

同胞們，殺呀，敵人殘暴如瘋狂！
莫奸宣傳的謠言沒要信，

我們祇有抗戰到底沒有甚麼「和平」講。

我們四萬萬人一條心

兵多，將廣，寶藏多得很。

大家起來殺盡倭奴必中快爽，

吐氣揚眉在東京、富士山崗。

收復失地，報仇雪恨，男兒多勇壯！

中華民國萬歲國運久長！

這書就叫「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說與各位同胞當新文。

（完了）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五六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每冊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初版

編著者 楊 昌 溪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社：重慶磁器街
四十七號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分支社：全國各縣市
及南洋等地

通
期

2

4/1-63

KBC
G
239.96
5

\$ 0.60